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一

華亭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徐鳳彩聖期
　　　　　　　　　鄭重光古愚　条閱

劉忠愍公奏疏

疏　　　　　　　　　　劉球

修省十事疏　修省

臣謹按春秋而知君心之所感天心之所應有如響之答聲影之隨形而國家之成敗與亡莫不繫之董

子所謂國家失道天乃先出災害以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此天心仁愛人君也、人君遇天戒、豈得不嚴於修省哉昔者桑穀生朝、太戊修政而殷道興、雉雊于鼎、武丁正德而殷邦靖、旱魃爲虐、宣王修行而王化行、皆能修省以奉天、故災之降不爲其國害反爲其國福也、昨者雷震 奉天殿鴟鳴皇上素服輟朝、下罪己之詔、出省躬之言令群臣各省厥職、修省之意至矣、固足以答天心而弭災異矣、臣竊以爲今日修省之所當先者、其事有十共一勤

聖學以正心自古聖哲之君動與天合而雨暘寒暑無不以時若能專志問學於一切無益之事悉屏不御所以私欲盡去天理昭著心得其正而天不違之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是臣願皇上以古聖哲之心爲心視政之暇御經筵之日多居宮苑之時少所謂無益之事悉置意外惟數進儒臣講求至理篤盡精一之功惟極修齊治平之道使學問功至理欲判然則聖心正而天心無不順矣其二親政務以攬權綱夫政自己出則權不下移故

太祖　太宗每早朝罷。及晚午二朝。必進大臣於順門或便殿。與裁决庶政。或事有疑、則召機務之臣。商確之而自折其衷。所以權歸于上。　皇上臨御九年事體日熟。願守　二聖之成規、復親决之故事、庶幾權綱有歸而政惟一。其三別賢否以親正士。諸葛孔明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故願治之君、無不樂有正大君子爲之親、信以贊其治而益其明。惟分別之不可不精、今內外之臣。不能無賢不肖之分。惟　皇上察之於己。詢之於人果賢而可親也

則親之。果不肖而當遠也。即遠之。則君子日進。小人日退矣。其四選禮臣以隆祀典。今之太常。即古之秩宗。必得寅清端重明習禮典儒臣爲之。然後可交於神明。故堯命伯夷。猶讓于夔龍。誠以是職不易稱也。今太常卿與少卿久缺未選。無乃享祀之禮有乖。宜選儒臣爲之。庶祀典克修。其五嚴考覈以督吏治。自三代以下。省方之禮不廢。而郡縣之吏不敢肆。田野之民得其安者。以數遣綉衣採訪等使巡行郡縣以（鄙意巡按御史不宜例差或地方有大災大獄及不時差出始足以）察吏得失。問民疾苦也。洪武永樂間亦嘗行之。近年

震動一方若今之每年一差則與地方官何異徒為

多付此任於布按二司及巡按御史其所考察徒文

郡縣之累耳

具爾以故吏無善政。民多失業。至於軍衛之臣。為害尤酷。誠宜選擇公明廉幹廷臣。分行天下。自三司郡守而下。無分文武官吏。俱得考察。其果姦墨無狀。具實黜退。若有廉能仁恕。治行過人。亦具奏乞旌異。庶人有勸懲。而吏治修舉。其六慎刑罰以彰憲典、古者人君不親刑獄而悉付之理官、書所謂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蓋恐徇喜怒。有所輕重於其間。以致刑失其中也。近者法司所上獄狀。有

奉　敕旨減重爲輕。加輕爲重者。法司既不敢執奏
至於訊囚之際。又多有所覬望。以求希合　聖意。是
以不能無枉。臣竊以爲一切刑獄。宜從法司所擬。設
有不當。調問得情。則罪其原問之官。其運磚納米贖
罪等項例亦非古法。且使貪者得以幸免。而廉者蒙
辜。宜令法司今後文武之臣。除犯公罪許贖外。其餘
俱依律問擬。則刑罰中而憲典彰矣。其七罷營作以
蘇人勞。夫土木之工不息。則天地之和有乖。故春秋
於勞築之事。悉書之以示戒者爲此也。今京師營作

之興。已五六年。雖不煩民而皆役軍。然軍亦　國家赤子。須之禦暴而赴鬬。豈宜獨役而不加恤。況各衙門皆已更新。宜罷其工。庶人力得蘇。其入寬逋賦以憫民艱。周禮荒政十二。薄征其一也。近者各處水旱荒災。乞減租稅。而有司多不准減。或准亦徒事虛文使民不得受其實惠。以致艱困流徙者日益多。宜令戶部遇有報荒。即與勘實量減其租。仍思所以安養流民。使不失業。庶民艱有濟。其九息兵威以重民命夫兵凶器。動必傷人。不可輕動。漢高帝以武定天下

非不善兵，然被何奴白登之挫，終不報怨，以兵興必傷人也，如麓川連歲用兵死者十七八，軍皆爵賞不可勝紀，今瘡痍未瘳，又遣定西侯蔣貴總之，以從緬甸，受其所拘首寇思任發，借彼言果信，得寇以歸，不過宣諸廷，磔諸市，梟諸達道而已，然彼挾以為功，必求與彼邦分有麓川地，不與則致怨，與之則兩夷土地人民，各增其半，其勢坐大，將不可制，是滅一麓川增二麓川，設有蹉跌，則兵爭無已，死者必多。臣見

此法亦不可行

皇上毋錄死囚多憫之而免令充軍，仁心若此，真足

與天地之心合矣今欲生得一失地之賊寇而驅十餘萬無罪之人以就死地豈不有乖於好生之仁哉況群寇思幾發在麓川已嘗遣人來貢無悔過祈免之意若 敕靖遠伯王驥遣人往諭緬甸不煩動衆生致只斬寇首來獻即與厚賞仍令思幾發盡削四面之地分與各寨新附之夷掌之許以小職使仍居麓川則兵不用而此方可自寧息臣以為宜還蔣貴并止四川湖廣貴州之兵用全十餘萬生靈之命其十修武備以防外患大易有曰思患而預防之蓋能

防患於前斯可無患於後今北虜比年入貢然遣來之人歲增無減其包藏禍心誠所難察一旦率彼烏合之衆長驅入寇爲患也深不可不預防之莫若於今閒暇之時數遣給事中御史於在京及沿邊閱督操備預使借工各廠及服役私家軍士悉就訓練仍公武舉之人以求良將定召募之法以求武勇廣屯田之規收中鹽之利以厚儲蓄庶武備不缺而外患有防凡此十者皆今日之急務所以感上天之昭格致太平之福慶者意誠在此

諫伐麓川疏　　麓川　　劉球

天子之馭夷狄必寬宥于其小而謹防于其大所以（公上此疏王振不從其後北邊空虛釀土木之變者亦半歸於此）適緩急之宜爲天下久安計也故周伐崇不克卽退修德教以待其降至于玁狁則命南仲城朔方以備之漢征南粤不利卽爲罷兵賜書以通好至于匈奴雖已和親猶募民徙居塞下入粟入邊復命魏尚守雲中以拒之以成周西漢之力破崇越易如振槁皆釋不誅惟汲汲玁狁匈奴之備何也蓋不欲兵于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于大寇以安中國也今麓川

殘寇思任發本依山負谷。羈縻納貢之夷，邊將失馭，致勤大兵，雖未殲厥渠魁，亦多殺其群醜。皇上念此小夷，僻居南徼，滅之不爲武，釋之不爲怯，特降璽書原其罪惡，使得自新，是即周漢修敎賜書之意也。奈何邊將不能宣達聖意，欲屯十二萬兵于雲南以急其降，不降則攻之，而不慮王師不可輕出，夷性不可驟馴，地險不可用衆，客兵不可久淹，是皆兵法所忌也。況江南近年水旱相仍，軍民俱困，若復動衆，恐至紛擾。臣竊以爲終宜緩誅，如周漢之于崇越也

至如北虜猶古玁狁匈奴世爲邊患。今雖少抑然部曲尚彊。戎馬尚衆。未可保其終不寇邊居安思危。此維其時迺欲移甘肅守將以事南征恐沿邊將士意謂朝廷必以此虜爲不足慮遂生怠心。弛其邊防卒然有警恐致失措竊以爲宜防其患如周漢之于玁狁匈奴也伏望　皇上罷大舉之議惟令大臣推選謀將輔以才識大臣。仍舉內外文武之臣。無分見任謫降但有才幹者十數人隨往雲南量調見操官軍分屯于金齒等處要害之地如趙充國屯田湟中以

降叛羌故事。且耕且練。廣其儲蓄。習其水土。固結木邦諸夷以爲我援。一則乘間覘寇虛實不時進攻。一則因便諭以禍福撫其向化。明加賞罰責以成功。如此將不煩大兵而寇自可服至于西北邊境及今無事。宜敕諸將及叅贊文臣巡視塞垣當築者築之溝澗當濬者濬之城堡烽𤆶當增修者皆修之。仍勤訓練。廣備蓄利器械嚴守望。凡備邊之事。悉令修舉以防不虞。是誠國家萬萬年太平之計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 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二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顧開雍偉南
　　　　　　　　　吳嘉徹繩加　參閱

薛文清公集

序　　　　　　　薛瑄

送趙都指揮協贊序　京營協贊

聖天子中興景運文德誕敷之餘即大詰兵戎分京師操守之士爲十營營各有督將總其綱協贊貳其

事皆特進之選景泰五年春果敢營協贊貝鉠詔於諸將中選有才畧者以克之夏官以山東都指揮僉事趙弼良佐者累世將家以名上 詔允所請良佐即奉命往贊其營之營之日督將安其賢士卒服其畧營中之事大和其姻友王昌問來求文以序其事余亦識良佐之父於十餘年前且知良佐舊矣良佐之伯祖德勝公佐 太祖高皇帝芟除群雄混一四海以功封梁國公享祀功臣廟其祖亦以功任都指揮父任邳州衛指揮陞山東都指揮卒良佐襲授濟

寧衛指揮使、後爲知者薦陞前職遂領士卒分番操
守京師良佐雖四世將門、生長驕富、獨能折節讀書、
廉靜少欲、自奉如寒士、視膏粱子田園之利便財產
之豐殖是務第宅之崇廣衣馬之鮮好是尚、洎夫迷
心於珍奇難得之貨、溺意於妖翫妨行之物、良佐皆
能脫去其好、而輕之如鴻毛、故才畧雖良佐所素習、
而立行超卓、尤爲士大夫所稱重、是以連被薦擢有
今茲協賛之榮、駸駸乎重用、其可量哉、夫今茲之協
賛、他日之重用、皆將業也、世之擇將者類皆以韜畧

才勇爲先。余獨以仁義爲將之本。夫能使士卒親之如父母，投之所往不避水火，而無堅不摧者，仁義結其心也，不然，韜畧雖長，其如士卒不同心何，才勇雖長，其如士卒不同力何，其欲成將業也難矣，良佐能折節讀書，儉於私養，而脫去膏粱利欲之習，庶幾乎知仁義之道矣，能由是深求力行，以推之於師律，必思東征之若何而恤其勞苦，古人之若何而受命不問家事，若何而庫廩不有餘積，若何而分賜不入私家，若何而志滅強寇，何以家爲，若何與下人同其甘

苦。若此之類。悉以江義之心推行之不怠。即自今玆之協贊。他時之重用。無往而不得士卒之親愛。如是而輔之以韜略才勇。于以行師也。其重如岳峯。其整如列星。其疾如飈風之不可遏。浩乎如江河之流行。雖甚勍者亦將仆滅之不暇。折衝禦侮。殄寇安民。隱然爲時望。將業由是而可成哉。受封當時。垂聲竹帛。不惟有以仰答　聖朝選將錫命之榮。抑且有光於前烈多矣。良佐其尚知所本。勉於今而需其後。是爲序。

上講學章

勸講學　　薛瑄

大理寺右寺丞臣薛瑄謹題爲緝熙聖學事切見近日有臣下進言欲開經筵以緝熙聖學者雖蒙 聖德允納未見施行蓋欲俟軍旅事平之日以開講也臣愚以爲當聖主中興之時天步維艱之日正講論爲學爲治之道不可一日而緩焉者也昔漢光武躬擐甲冑討除群兇猶且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軍旅之閒未嘗一日廢學故能舉群盜如鴻毛復大業猶反掌此講學所以有資於成大功也唐太宗興義兵掃

（世祖唐宗二賢君亦得講學之力文潞公諗進人主言不迂闊所謂法後王也）

除寇亂。一時潛邸從龍之臣。皆文學智謀之士。日久相與論爲學致治之道。乙夜之覽身忘其倦。故能刻刮僭僞拯濟生民。此講學所以有資於戡大難也。近者漠北醜虜。雖陸梁爲寇。而內外禦侮。各有其人。堂堂天下。號令一施風行草偃。非至如漢唐草昧之狄也。顧可以斯時而少緩講學之事乎。伏望　皇上命廷臣集議經筵儀式。務從簡約不尚奢華。仍博選公卿侍從文學之臣。有學術純正。持己端方。謀慮深遠。才識超卓。通達古今。明練治體者。一二十人。使之更

代入直。恭遇　皇上視朝之暇。日御便殿。即召各臣進講。其所講之書。先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兼講尚書春秋諸史。則資治通鑑綱目。務要詳細陳說聖賢修已治人之要。懇切開告。帝王端心出治之方。以至唐虞三代漢唐宋以來人君行何道而天下治安。爲何事而天下乖亂。與夫賞善罰惡之典。任賢去邪之道莫不畢陳於前。如此則勸講之臣。庶可日脩其職。講讀官之職既脩。雖　皇上聰明上智之資。實由於天錫。而朝夕緝熙啓沃之力。亦有益於聖心。聖學日新

聖德日明。于以脩治道。則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而治道有脩明之効。于以攘夷虜。則脩軍政以簡將帥。簡將帥以練士卒。練士卒以討夷虜。而夷虜有殄滅之期。此講學有資於成大功戡大難。宜急行之而不宜緩焉者也。且漢光武唐太宗一時英主耳。猶能勤講學於搶攘之時。以收戡靖之績。伏惟 皇上有唐堯虞舜之聖德。將以立殷周中興之大功。誠於此時舉行開講之事。以緝熙聖學。則神功聖德。高出千古矣。又豈漢唐二主之可

此哉。臣猥以衰邁懦眾之資，章句迂僻之學，自忝科第，屢叨法從，昔嘗獲罪　先朝，放歸田里，分將終老丘園，瞑目溝壑。幸沐　皇上龍飛九五，運啟昌期，將以立莫大之治功，故不遺草茅之賤士，拔臣布衣之中，授以清要之職，日夜思慮，愧無補報，故敢昧死妄陳前言，伏望　皇上開天日之光，采而行之，不勝懇悃之至。

岳文毅公集

議　　　　　　　　　　岳正

正統己巳曆議

正及第之明年頒己巳之朔禮成而觀其書書二至之晷有晝夜六十一刻之文卽怪其故退而求古諸家曆法無有也時有五官司曆雅相知者因以所私問之曰天行最健日次之月又次之以月會日以日會天天運常舒日月常縮曆家以其舒者縮者之中氣置閏以定分然後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之日乘除之積三歲而得三十二日五十九刻者其法常活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分南北二

極日行中道冬至行極南至牽牛得四十刻爲日短夏至行極北至東井爲日長春秋分則行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爲晝夜均古者以曆名家者必以其變者立差法以權衡之則變者常通而差者得其所矣有如今曆也者夫乃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歟司曆曰如子言誠然正曰若然者予將居其職而不與其事耶司曆撫髯笑曰能者必不用用者必不能又何令日咎也又曰曆者聖政之所先本也苟以私智撓之能無撓其本乎予始悟當時用事者方赫赫必以司

曆爲忌也，後果有土木之變。

序

岳正

送張鳴玉詩序　諸生脫戍籍

祖制軍籍不得補廩，其以諸生應補者，上其名試之。

軍法必世繼，繼絕以嫡，嫡絕以支，支絕以同姓，不奉

學可就成則免籍自陳，得以求至今，其以諸生免者

上詔肯，不得遽自免，免者非國戚黨，必在左右大臣，不

不數人也。

爾亦親幸眷愛最貴重者，不戚黨，不左右大臣，不親幸眷愛最貴重者，冠方冠，被褐布衣，徒憑其所倚掉三寸之舌，談笑而免焉，此其人也，顧不可常乎哉。張生名珩，字鳴玉，世居錢塘，錢塘人有居於黔者，絕世

無繼有司以鳴玉父爲同姓當往鳴玉曰柰何有親不得朝夕繼養乃令坐若萬里戍邪請代以行主者以故事育德郡膠者不必遽遣貢于大司馬大司馬上于

天子天子若曰昔者明王立賢無方尚旁求俊彥於汚賤而致援擢焉顧可重辱吾士而內之尺藉哉詔近臣試其藝詔大司馬去其籍詔黜守臣罷其役生乃得復故膠卒業待用嘗與游者樂生茲舉之盛相與送之作爲歌詩圖其大意彙次爲書謂正宜序所以作之者之故正不佞竊頌

天子之德喜

儒者之足貴、而著士之所脩果不相負如是也、於是予書、

潘尊用拜吏科都給事中序

正以罪去　國比入　朝七八年、向之所與共事者、十得五六、而所謂同年進士者、僅十數人而已、此十數人者、多在郎署、不聞有所振拔、又間有引而去者、其在給舍纔二人、而閩產潘尊用其一也尊用以天順八年之秋、始用資序拜都給事中於吏科、夫六科之任古納言之官也讒說殄行、無世無之、而後世風

移俗薄較古尤甚。如巷伯青蠅。諸詩所言者。當堯舜在上。禹稷契益皐陶伯夷相師讓於下。不能不資龍以保極盛之治。後世願治之主。欲比隆前古。而不求賢給舍以任之。不尤難乎哉。 先帝在御。乾綱獨運、羣臣將順之不暇。若吏部者又得老成心膂主之。為吏科者固無事可駁也。然寬生寬寬生縱縱生姦。亦其勢之所不能無者。尊用受 命適承其弊。初不以辭色動之。而彼各自檢點。以或有過之是懼者。亦有矣。夫楊綰之賢。未足以格天動物。而白麻一下、雖以

郭汾陽之元勳名德，亦爲之遜，黎幹而下，不足道也，李方先生批：言亦自寓

賢者之有益於人國家者如此，然所謂賢者，於世多不見用，用亦不能大，大亦未必能久，何邪，蓋賢者自處淡然，與物無競，其功名事業，必因事會而見，未嘗汲汲以求之，不我用焉，雖終老於耕釣不悔也，若尊用者一官二十年，循資緣例，始得一調，此巧宦者之所訕笑，而正所據以知其爲賢者也，雖然一給舍尚能如此，使舉而措之百僚之上，則其事業炳耀，上躋唐虞九官之盛，其孰能禦之哉，

岳文肅公序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三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上木　何剛慤人
　　　宋存標子建　參閱

于忠肅公文集

疏　　　　　　　　于謙

議和虜不便疏　禦虜

據鎮守大同參將許貴奏要與賊講和暫示休兵俟人馬强壯密定討伐之計臣以賊皆也先自逞梟獍

之雄、烏合犬羊之衆、既侵犯邊境、而拘留　上皇、復入寇京畿、而震驚　陵廟、其爲讐恨、庸可勝言、且以和議一事論之、當去年秋冬之間、正虜勢方張之際、朝廷亦嘗遣賫金繒往使虜庭。賄賂纔入於穹廬。虜騎已至關口。　朝廷灼見虜情譎詐。和不足恃。以故絕使不通遝還。惟　勑邊將大修武備。以勵人心。固守城池。相機戰守。今許貴又奏講和之說、臣等切惟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寇。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則背　君父而忘大義。此理有所不可

和也。又醜虜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遵之則速變此勢有所不可和也。苟以爲虜強難制。姑從和以緩其兵。臣等請質之前代。宋眞宗澶淵之役。契丹之衆。累被我兵摧阻。既盟之後。朝廷尚歲輸銀絹。及季世徽欽北狩。中國名將如張韓劉岳之徒。屢敗金師。及姦臣秦檜一主和議。朝廷既割境土以與之。又輸歲幣以賄之。甚至降黜尊號。含垢忍耻。屈己從和。卒至人心解體。國勢陵夷無救。成敗而後已。援古證今。和議之不足

昔之議和大勢在虜中國爲其牽制矣

引事詳當

恃也明矣為今之計莫若選將練兵養威蓄銳賊若

如此虜酋進退皆有地

來侵則相機而勦殺賊若遠遁不貪利以窮追萬一
虜寇復有大舉入寇之謀則我兵操守有素加以將
帥思奮臣等當盡欵効力以圖勦滅以雪國恥必不

虜使自來則其驕志必折

出犬羊之下其或皇天厭亂黠虜自知數寇不利遣
使入貢則量與賞賜遣回亦不拒絕而已若欲　朝
廷先遣使臣往彼通好則示彼以弱而啟其輕侮之
心萬萬不可此則方今之要務而臣等之愚見止于
如此也及照許貴叨居重任保障邊方不能銳意滅

賊卻乃倡為和議畏縮之跡既明忠義之心何在合將本官明正典刑以謝天下以戒將來緣係陳言事理又係備邊將官合無姑記其罪差人馳驛賚文切責許貴令其整飭邊務操練軍馬作興士氣固守地方必期滅賊以贖前罪如仍退縮誤事治以重罪仍通差人賚文前去遼西宣府大同陝西等邊及永平山海居庸白羊紫荊倒馬等關口總兵鎮守等項內外官員令其整搠人馬固守地方如遇賊寇來攻務要相機行事毋得聽信哄誘因而失誤機務仍通行

在京五軍三千神機等營總督總兵等官嚴加訓練官軍諭以忠義大節使之感激思奮以圖成功不許苟且因循致誤大計

兵部爲邊務疏　邊務

各官奏稱比先下番使臣馬清馬雲曾許賊首也先討笙簫細樂會唱婦女及以後使臣到彼和番又許也先與中國和親一節臣等切見比年以來因脫脫不花王并太史也先等年例遣人朝貢　朝廷厚加禮遇遣使報聘以示恩信篤和好也豈期差去使臣

此論土木以前事

止知貪利以肥家。不思屈節而辱　國。於虜情之虛實。略不以　聞。禮義之大節。全不暇顧。及回還復命。又復架捏虛詞誇大張皇。肆爲欺罔。甚至透漏消息而陰結虜人。妄報根脚。而希求陞賞。以致賊虜放肆。有輕　中國之心。邊境不寧。釀成今日之禍。今照馬清馬雲前項辱　命緣繇。雖係擒獲達賊把速台所說。未可憑信。然此事中外臣民。知之已久。事不妄傳。必有所自。若不明白處治。無以痛快人心。合將馬清馬雲拿送法司。嚴加拷問。明白具奏　請。定奪處治。

虜之多求皆中國人○導之○來○入○

○所○以○邪○正○倫○者○爲○此○也○○○○○

虜使典法昭明臣民稱快其言賊首也先說稱若中國差人講和送　太上皇回來等因顯是逆賊益逞奸詐之謀故爲誕妄之說誘我邊將弛我邊備假以講和爲名意在乘虛深入合無差人馳驛賫文與大同總兵官定襄伯郭登等同守備雁門偏頭等關都督同知等官杜忠等嚴加訓練官軍用心守禦城池倘遇賊寇侵犯務要効死盡力隨宜守戰不許聽信哄誘失誤事機仍令郭登等差人密切跟尋原差奏事人王錯兒得見下落通行具奏及照差來夜不收

此處兩爲激直全不爲身謀矣

齊二敢勇餘丁邵斌不避艱險奏報聲息勞苦可憐合無俱量陞一級以勵將來

令諸將預定安邊策疏　　兩陳邊事

照得宣府大同地方即目達賊侵擾去來不常或攻圍城池或剽剠人畜或以輕騎襲我輜重或以人少誘我官軍聲東擊西出此入彼邊民不得耕種士馬不得休息臣切料此賊必欲騷擾大同宣府使之公私匱乏不能固守此其奸計不淺有必來侵犯京師之意今　朝廷所倚任者石亨楊洪柳溥孫鏜衛穎

范廣張軏數臣其次則署都督僉事張義雷通諸人令虜勢猖獗邊務方殷京師軍馬雖操練頗有次第然萬人之命懸于一將將有必戰之心則士有效死之力苟計不先定心不齊一彼此異見而將無必戰之心上下隔絕而士無效死之力緩急之間恐誤大計伏望 皇上聖明乞 勅石亨楊洪柳溥孫鏜衞潁范廣張軏張義雷通等各陳己見以爲今日虜勢如此之猖獗邊務如此之弗寧當何處置可得寧妥萬一虜寇侵犯京師或近畿甸州縣及山西等處地

各陳己見則諸將志氣

才聚其計之交便可因才馳遣此則樞部要策

方當何設法禦敵戰守或除戰守之外別有何策可以安邊保民不須會同計議文飾虛詞務在各出己長慮直言無隱令石亨等各另具題封進

（不須會）

（周更可法去 風旨）

皇上聖斷采擇其可行者請 勅各官遵守施行若是果有窒礙亦聽各官陳奏必期上爲 朝廷分憂下爲邊境除患不許面爲承順退有後言敵至互爲異同以悞國家大計況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日之事若不責成於石亨楊洪諸人而欲以臣等書生之淺見以爲議論則是徒爲紛紛而未能濟事也臣材本庸劣叨

（忠誠公虛心如此）

掌兵機，切見方今邊務，誠爲危急，計慮預防，間不容髮，謹陳愚見，伏候　聖裁。具題　旨令各官開寫來看，欽此欽遵，抄出到部，參照武清侯石亨奏稱彼處糧草不敷，已將原領馬步官軍，挑選一萬五千餘員名，令都指揮田貴等，率領回還保定易州有糧草去處操守牧放，遇有賊寇侵犯，會合夾攻一節，切詳足食者足兵之道，治內者攘外之本。今既本處糧草供給不前，而京師亦當增兵操守。合無將前項退回官軍，不必在於保定等處屯駐，令該府差人沿途催趕

因貴等就令率領赴京操練隄備不許在途延緩及照大同地方係西北重地合當嚴謹守備今本處所積糧儲有限日逐支用無窮又兼馬草全無措辦而虜情譎詐倘聞知石亨等率領大軍在於大同城內住劄分遣虜衆剽掠牽制我軍使其內外隔絕應援不繼意在乘虛寇襲趁此青草未發之時賊人馬匹瘦弱之際若不設法處置非惟師行日久而財用匱之抑且京師有警而缺人調用合無請　勑石亨令會同彼處總兵鎮守等官從長計議如果彼處邊備

整理。已有次第。見在糧草委實不敷。其石亨所帶官
軍應合回京。就便會本差人馳奏。將石亨取回。其所
帶官軍內。挑選精壯者一二千。或三五千。俱與遊擊
將軍石彪兼同原帶官軍五千台名。仍在大同協同
郭登等巡哨。相機行事。候邊境寧謐。另行具奏。取回。
其餘官軍一同石亨回還。不許猶豫不決。致貽方來
之患。其言要將山西民壯。暫留代州操練一節。委的
內外兩得其便。亦合准擬。將山西府縣所選大同民
壯。合發代州聽守把鴈門關都御史朱鑑等。調度操

總遇警調用，仍加意撫恤，不許親管官員人等生事
虐害，因而逃竄。

題覆備邊保民疏　備邊保民

參看得陳典庸奏稱要令總兵官各率大軍於極邊
去處屯駐邏勦一節，臣等切詳防邊禦寇之策，固在
於增兵，然必食足而後可以戰守也。今照宣府大同
係西北重鎮，合當遣將增兵，協濟守備，但彼處各城
所積糧儲不繼，聲息警急，　欽命總兵官石亨等，徃
大同整飭邊備　命遊擊將軍楊能總兵官范廣等，

往宣府巡視懷來一帶為因糧草不足以給軍馬難於駐劄以此將范廣石亨等取回存留楊能在彼巡哨及遊擊將軍石彪又將所帶官軍內威遠衛留一千馬邑所留六百山陰所留五百員名今盛暑方隆之際石亨等初回之時軍馬之勞困未甦道路之供餉未備若再選將調軍前去宣府大同屯駐非惟二處糧儲愈為耗蠹抑且虛勞士馬迄無成功及查宣

守禦固不在兵之多寡名調有將無益

府大同在城官軍亦勾守備而京城守禦為重軍馬未可輕動合無行移朱謙郭登等令其整飭人馬固

守地方。遇有賊寇來攻。務要相機守戰。若是賊人深入。亦要計度邀截。設謀襲取。以成夾攻之勢。而圖勦滅之功。旣不許畏縮而拘於守備。亦不許輕易而果於追逐。務在計出萬全。事無一失。仍行紫荊倒馬白羊偏頭鴈門等關口守備官員及鎭守易州等處總兵等官。一體提督官軍晝夜用心巡守。外爲邊境之應援。內爲京師之屏蔽。幷令京營總兵等官石亨楊能柳溥等。嚴謹操練官軍。時常點看器械馬匹。候今秋若有邊報緊急。另行陳設方略。奏請調兵殺賊。若

武藝未精。士氣未振。必須以身先率。教閱振作。諭之以大義。申之以軍令。使下有所感發。自然所向成功。不許姑息苟且。自沮軍法。及推稱軍弱。自餒其志。以致上下成風。怠慢臨期。舉手無措。因而失誤大事。具

題

軍務疏　軍務

照得近該宣府等處。并紫荊關總兵守備官員節奏達賊糾集人衆、意圖深入爲寇等因、言雖未可憑信。事亦不可不備。及照京師官軍。已經議奏。分定京城

九門列營操練。設若虜寇來京侵擾。臣等仰遵 聖筭。罄竭愚衷。當鼓舞大衆。相機戰守。必不出犬羊之下。京師可保無虞。但以涿鹿保定真定易州一帶城池。外則接連關口。內則切近都城。恐虜寇深入。覬知京城有備。不敢侵犯。即時分投剽劫。各處城池不無腹裏人民被其驚擾。縱使京師調軍前去截殺。又恐道途窵遠。士馬疲勞。一時追逐不及。緩急難於濟事。查得涿州除原有涿鹿等三衛官軍舍餘外。又差都指揮陳旺沈奐、率領在京官軍共七千五百員名、保

凡此要地俱不可以無備

此時軍衛尚有可用故條議及之今則徒為具文矣

定除原有大寧都司保定左右中前後五衛官軍舍餘外、又差都指揮石端等、率領在京官軍共七千員名、真定除真定神武右二衛原有官軍舍餘外、又差都指揮王信張智、率領在京官軍三千七百員名、易州除調茂山衛全伍官軍舍餘外、又差都指揮王虹率領在京官軍六千五百員名、俱各前去修守城池、應援內外、又有總兵官劉安石與都御史曹泰、統領在京各營精銳馬隊官軍五千員名、往來巡守各城各關、今議得雖有前項官軍在於各營操守、然恐各

官因見分定地方遇警不能相機策應雖有總兵官劉安等巡守官軍又恐地方廣濶倉卒不能周遍臨期因而誤事未便合無再於在京撥精銳馬隊官軍五千員名請 勑右都督楊俊充遊擊將軍率領前項官軍并口外原跟隨本營慣戰頭目人等前去涿州保定真定滄州河間等府州地方往來巡哨遇有達賊去處聽楊俊節制出軍截殺不許退避輕易縱賊剽掠其總兵官劉安等令兼應易州并白洋紫荆倒馬等一帶關口守備官軍相機殺賊若有機會可

此將都督充游擊與今時資格不同

與楊俊會合亦要同心協力以圖成功不許自相矛（有守有禦一單有策應之策便成奇正之勢可以夾擊成功）盾因而僨事其合用行糧草料行移戶部差官預先整理如此庶內外得以應援而虜賊不敢深入緩急得以相濟而人民有所倚仗。

議處兀良哈達子疏　議處夷情

照得近該鎮守山西內官懷忠都御史羅通并守備偏頭關都督同知杜忠鎮守鴈門關都御史朱鑑等節奏有達賊或百十餘人或千餘人到於山西腹裏保德等州河曲等縣殺劫人畜等因今訪得虜中走

國人口并山西奏事人員說稱前項達賊不是也先部下人數係兀良哈達子約有三千餘人（偵候固須審的）一向在於櫃子山屯駐四散出沒剽掠因無官軍截殺所以益肆猖獗今照山西見有遊擊將軍石彪率領官軍三千五百員名在於太原府又調到延綏官軍四千員名在於平陽府操守偏頭關官軍三千員名在於太原府操守俱係久在邊方慣戰人數其山西都司所屬衛所及偏頭雁門二關并境外大同威遠渾源懷仁朔州等處各有守備官軍若不從長設法調度官

軍將前項遠賊早爲截殺即目山西太原府州縣人民已是被其虜掠驚疑逃竄數多慮恐各賊因來腹裏搶刼得慣熟知道途險易遠近往來得肆侵掠非惟大同糧草難以攢運接濟抑恐中原人民不得安生合無各另請　勑王良羅通石彪同偏頭鴈門二關守備杜忠翁信都御史朱鑑及大同總兵官郭登都御史沈固并鎮守大同西路右參將許貴從長會議量度前賊實有若干的於何處駐劄或用官軍若干合當分爲幾路何者爲正兵出戰何者爲奇兵掩

襲何以分擾其前何以邀截其後何處係賊人出沒要害去處用兵若干拒截何處係賊營寨所在用兵若干圍困逐一區畫停當務在先勝後戰就令石彪統領各項官軍并各城民壯人等或令羅通等隨後策應翁信杜忠各出精兵夾擊或許貴等量調士馬按伏邀拒務在同心協力計出萬全作急勦殺以圖成功不許自分彼此互相推調因而玩寇重貽邊患緣係會議調兵勦殺賊寇事理具題得 旨會同各（先處置兀良哈乃得一意備也先）官計議得大同宣府地方自虜寇犯邊以來官軍消

耗數少沿邊墩臺壕塹俱被賊坍擨無人瞭望致使
出入自繇縱橫剽掠以致城門終日緊閉不敢放出
樵采頭畜餓死房屋拆盡田禾不得收割草束俱被
焚燒況今春農在邇若不設法掃蕩賊寇人心委的
不安合無請　勅石亨楊洪各帶精鋭馬步官軍四
萬員名內步軍三萬五千馬軍五千石亨自紫荊關
往大同楊洪自居庸關往宣府沿途巡哨就行提督
守備官軍人等堵塞關口修理墻榨墩堡及布列營
陣睛設隄備賊若勢大來攻以計破之如賊勢小以

兵剿之。逐賊遠去。依舊瞭守。遮護彼處軍餘人等耕種秋成。一體撥軍防守。戶部委官措備糧草。供給軍餉。候布置停當事體寧帖。仍舊回京。其餘計議未盡事件。宜從各官臨時處置。務在區畫得宜經久利便。上足以鞏固京師。下足以控制邊境。今將各官寫出邊境事宜議擬開立前件。開坐具題。

議處邊計疏　邊計

禮科抄出禮部尚書楊寧題。達賊犯邊。獨石龍門一帶。永寧懷來邊將。皆棄城不守。以致數十年之經營

數十萬之蓄積。一切委諸草莽。罪不容誅。事往難論。比聞欲調官軍復守獨石龍門等處。斯固攸宜。臣切惟爲政當理內及外。守邊當自近及遠。京師者五方之本。永寧懷來宣府。直抵大同。皆京師藩籬也。各處見在軍馬。以之專守。尚慮未足爲固。而又分之以守獨石等處。則兵愈寡而勢愈弱。一旦邊報卒至。救援不及。切恐人心惶惶。事如前日。未可知也。獨石等處（大槩以資力不足欲弃遠守近務事爲便然當料理。資力不當因而弃險）一搖。則永寧諸處人心必不自安。誠不可不慮。又況足食而後足兵。今宣府大同皆告缺糧。以近邊猶爾。

又安能遠供餽也。今之計邊儲者，或曰軍運，或曰民運，或曰納粟冠帶，或曰開種鹽糧，或曰銀貨雜買，言者紛紛，而皆不求其本。夫有播而後有穫，春耕而後秋斂，奈之何不務其本，而惟末之圖。古人屯金城，屯渭濱，屯塞下，具有成法，實邊之道，無以逾此。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中國之有夷狄，猶君子之有小人。來則禦之，去則備之，法之良也。不賞邊功，以沮外徼生事之人，意之善也。今之為邊將者，士卒不恤，而一意希求陞賞，外侮不禦，而一槩妄報功次，有斬獲一

說邊事冒功之弊

二首級而報功至一二百人者有止稱殺敗賊衆斬獲首級而全不聞數者其爲欺妄不言可知此果何功於　朝廷何益於邊備至如臨陣亾死者此固皆可愍然軍勝而死此勇進而至喪生其忠可奇軍敗而死此退走而被追殺正當論主將之罪令一槩陞一級（舊法軍士損傷在背後者即死事不得優卹以其退走故也）是死者以退走爲功而生者不以敗亡爲懼又非所以示勸懲也臣愚以爲永寧懷來宣府直抵大同京師藩籬當益兵積糧選將固守彼固則此自安衛石龍門等處姑候此有餘力然後議及遺下糧米

設法以近就近、搬運給軍、瓦剌新來和好、必不即爲邊患。一帶田地、可以趁時設法屯種。令各該總兵叅將等官、親行勸課、如是田多軍少。先儘軍種遺下餘田聽令近邊官豪勢要一應人等有力之家儘力開耕無種子者官爲借給秋成抵斗還官。明行榜示。景泰二年子粒、并地畝稅粮、俱免徵納。所得花利、令自糶賣。仍行納粟冠帶、開中鹽糧銀貨糴買等法。人人見利而趨、則耕者不勸而勤。得穀必倍。可資邊儲。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近邊去處、交令各衛所府州縣

此法最善但取開墾不論公私

官專委一員提督。春農布種。仍與設法置買牛具種子。俱從巡按御史督屯僉事比較。其有用心勸得穀多者。指實具奏。量加褒賞。以勸其餘。則家給人足。可資供餽。沿邊守將。遇有聲息。且須預將在外人畜收入城堡。嬰城固守。俟賊老氣惰。然後乘便擊之。如彼肆無忌憚。越關內侵。則內外合兵。令其腹背受敵。討無不克。有功官軍陞賞以信。如有似前棄城不守。率衆在逃。無分貴賤。不限親疎。必殺不宥。然後人知勸懲。其有斬首少而報功多。及妄報殺敗賊衆斬獲首

級希求陞賞者合無其功皆不必錄軍勝陣亡官軍與軍敗失陷者陞賞亦須量有節減庶得爵賞不濫

奏　聖旨戶部兵部看詳議來說除屯種等項戶部另行外查得先該本部照得獨石龍門長安嶺等處俱係萬全都司所屬緊關城池去年虜衆深入俱各捐棄失守茲當聲息稍寧可以措置雖經具奏令總兵等官朱謙等修設整理誠恐各官遷延有妨邊備已經節次議擬奏　准令都督僉事董斌提督前項官軍修理城池防護糧儲等項及昌平侯楊洪原留

在京開平龍門等衛官軍三千員名并其餘俱係戶外衛分在京報効等項官軍俱令都指揮楊能盡數領回原衛所操守近該董斌題稱獨石馬營雲州鵰鶚長安嶺等處城池委係外控虜境內庇宣府懷來一帶若獨石馬營等處城守嚴固則腹裏衛所自然無虞（備有自是要地）本議將前項城池重復整飭修設屯營誠安邊禦侮長策合設都指揮一員在彼分守地方并將萬全都司推選有謀有勇之人分派獨石馬營李家莊鵰鶚龍門等處專一守備操練聽伊調遣等因具題

抄出本部依擬奏　准通行去後今尚書楊寧奏要

將獨石龍門等處俟有餘力然後議及一節臣等切

詳各處土地城池俱係　祖宗經營創建其獨石龍

邊險不得輒弃部覆為長

門一帶正係極臨虜境緊要去處外為邊境之藩籬

內為京師之屏蔽去年虜酋糾衆入寇守臣慮恐勢

孤援寡因而捐棄失守至今清議不容今也先等已

來請和邊報不甚緊急所宜興滯補敝修設故疆以

為久遠之計以圖復讐之舉況前項城堡已　命董

斌提督并原守各城軍馬俱已發回即目正在營置

之際。彼處總兵鎮守等官。並不曾奏難以修復緣係。豈可自餒自畫。輕易擲棄。且我退一尺。則賊進一尺。我失一寸。則賊得一寸。得失進退之機。安危治亂所繫。就使干戈擾攘之日。尚當固守封疆。況平居無事之時。不宜自蹙土地。兼且守備各城。自用原有兵馬而非那移他處官軍。今以理勢論之。必當修復整理。合無通行請 勑宣府總兵參將鎮守參贊巡撫官員將獨石馬營赤城雲州李家莊鵰鶚龍門長安嶺等處一帶邊務。查照本部節次議奏事理。會同計議

區處斟酌人情之勞逸相看地形之夷險先其急而後其緩舉其大而略其小果係緊關去處上緊修復不係緊關去處從緩整理其奏有功官軍陞賞以信如有似前棄城不守率衆在逃無分貴賤親疎必殺不宥其有斬首少而報功多及妄報殺敗賊衆斬獲首級希求陞賞其功皆不必錄軍勝陣亡官軍與軍敗失陷者陞賞亦須節減一節臣切惟兵之勝負固係乎賞罰而賞罰運用必在乎嚴明近年以來因南北賊寇紛擾所在用兵撫捕其有功官軍中間若有

不明者。本部議擬行令重復體勘明白，方纔定奪陞賞。而總兵叅佐等官，若有失機誤事，亦往往覆奏降黜。如向者所陞德勝等門紫荊關及大同宣府等處官軍，俱係殺敗賊衆，保全城池，有功人數，該總兵等官造冊奏要陞賞，節行駁勘明白，若不照例陞用，何以激勸人心。其有退縮覆潰，如陽和口及土木等處[illegible]官軍，雖已死於鋒鏑，未嘗陞用一人。況兵家之事，以[illegible]捷勝破敵為全功，不以斬首多寡為勛績。若止以斬首多寡定為陞賞崇卑，則人皆顧戀首級，未免為敵

所制、今稱有妄報殺敗賊衆、斬獲首級、希求陞賞、緣無指實、無憑查究、合無通行各處文武大臣今後有功官軍、務要體勘明白、要見何人奮勇當先爲首。何人協力跟隨爲從。何人生擒賊徒。何人斬獲首級、從實開奏、以憑定奪、不許徇私泛濫、將無功之人一槩冒請陞授、及奏沿邊遇有聲息、預將人畜收入城堡固守。俟賊師老氣惰、然後擊之。如彼越關內侵。則內外合兵。令其腹背受敵等情。俱係用兵常法。亦係見行事理。別無定奪。緣節該奉　欽依兵部看計議來

說事理具題、

議處走回人口自請行邊疏　行邊

參照邪四女所說前項達賊徃南行走、去邊不遠、雖（走回人口所言、未必盡是、少係此疏或是別有對證、非因此便請行邊也）未辨是何部落、及所說前言、未委虛的、緣本婦係在涞水地方搶去、先前也先入寇之時、正從此處回還、本婦被擄在彼、今又帶同前來、則知前賊係也先部落無疑、若不早爲區處嚴謹隄備、卽日雨水霑足、青草長茂、誠恐各賊在於近邊去處駐劄牧放、分遣虜衆、四散侵擾、非惟邊人不得田作、而且加疲敝、抑且

道路梗澀不通而難於饋運則人心終日驚疑邊備愈難措置臣等會同總兵官石亨等議得前賊雖侵犯之跡未著而寇邊之意已萌防微杜漸不可不慮除選差乖覺夜不收星馳前去懷來宣府令彼處鎮守總兵等官一體差遣夜不收同去獨石馬營等處密切哨探是否帶有家小人衆即今見在何處屯駐其人馬號色是何種類有無南牧犯邊之意作急從實回報如果事情緊急臣謙先行親詣懷來宣府等處計議相度賊勢衆寡事情緩急仍令石彪雷通帶

關保平日訓練有方故一有消息即可出車奔至

領原議奏官軍六千員名每人關與銀一兩布二疋。炒二升隨即啟行前去懷來屯駐相機行事務在奮勇設謀以濟邊務既不許擁兵自衛坐靡糧儲亦不許率易輕出致墮賊計及行總督軍務尚書石璞等將石璞原先議奏挑選宣府龍門懷來萬全官軍一萬餘員名兼同石彪等帶去官軍相看賊人衆寡事勢緩急若是賊人四散出沒可以乘虛掩襲就便調遣官軍或乘夜撲捕或按伏邀截務要成功以挫其鋒以遏其進以壯軍士之氣以安邊人之心設若賊

勢浩大難於爭鋒務要堅壁清野持重自守差人馳
奏京師調遣大軍總兵等官統領前去臣謙就便督
同隨宜設法分投應援庶幾有備無虞邊事不失仍
令戶部設法措備糧草本部通行大同遼東陝西延
綏甘肅寧夏永平山海密雲古北口居庸紫荊倒馬
白羊偏頭雁門黃昌等處關口總兵鎮守官員各要
整搠人馬用心隄備遇警相機行事不許因循怠忽
致有疎虞

朶顏三衛入貢疏　三衛入貢

照得近該罕剌也先續差使臣察赤輕等二十七名來京進貢該宣府總兵官紀廣等問討鐵牌看驗說無止有番書一紙差伊帶領朶顔三衛達子來因爲阿魯台和寧王的跟脚在三衛來取不與著軍馬來收三衛如今放回怕邊上人驚差我領他每來 朝見今三衛老小車輛盡在小黄河牛頭山一帶住劄打圍等因本部已經覆奏通行隄備去後今照朶顔三衛達子素號驍悍叛服不常不耻敗亡敢爲剽掠觀勢强弱以爲從違先因也先犯邊各種部落多有

結連往往在於近邊去處潛藏山沒，剽掠人畜，其爲邊患不可勝言。既被也先收捕，今又放令回還，名爲在邊住種，其實奸詐難測，安知不爲也先腹心而爲我邊患害。況小黃河牛頭山一帶，正係虜寇出入要途，不可不備。今既察赤輕帶領來朝，若使待之如常，置之不問，非惟不足以發其奸，抑且不足以弭其患。合無令通事都督僉事昌英等將察赤輕帶來朶顏三衛使臣嚴加曉諭，備述先前擾邊之罪。　朝廷恩同天地，因其臣順來朝，一切不問，爾等當感恩思報

處置三衛當在寬嚴之間只得如此

毋蹈前非仍請 勑令其齎回曉諭朶顏三衛頭目人等爾等蒙國恩開設衛分享有官爵務要敬順天道尊事朝廷鈐束部落以為我藩籬若有外寇侵擾必須奮勇勦殺如有貳心必不容貸如此庶使恩威得以並行虜知所感懼

請旨自將復仇疏 自將討虜

近該各邊送到走回人口屢報虜酋脫脫不花與也先讐殺而大同等處亦報烟火聲息臣等切惟也先違背 天道孤負國恩一旦無故生釁侵擾邊境荼

毒生靈雖悔過擄誠遣使入貢而罪大惡極終不可容臣謙備員總督臣亨叨在總兵日夜兢惕思所以報　朝廷之恩思所以雪前日之恥今犬羊自相吞噬是天授以復讐之機而不可失也且虜寇驚散擾（如回鶻破敗而擾）亂必來窺伺我邊（振武是也）今春東作之時未免有妨耕種若非振以兵威令其遠遁則邊方屯田之事恐未能成臣等再三計議欲各統在京馬軍五千臣謙往宣府臣亨往大同其餘將佐於范廣楊俊孫鏜過興張義雷通石彪郭英劉深崔福劉鑑等內定奪前去蓋京

師非無軍馬若帶去太多恐費邊儲且兵貴乎精不

不必多在更見機策亦緣

貴乎多故也臣等到邊遇警則所在各城軍馬悉聽

訓練有方故爾

臣等調度如賊勢大必用添軍勦殺另行奏請定奪

如蒙 允臣等所請就將三營團操軍馬內挑選停

時景泰三年正

當整理部伍收拾軍裝什物等件至二月中旬以後

月中出師故欲于二月出師則知虜之入犯不論

天氣漸和啓發前去兵部仍先行各邊各關整搠軍

四時明矣

馬以為聲援預備策應其餘軍前合用事件臨期具

奏臣等素乏謀勇之材又無勳閥之望叨受恩寵任

寄兵戎苟於此時而不奮忠義之氣竭涓埃之報則

是負天地生成之恩。其於天下後世之清議。亦有所不容者。臣等昧死具題。

勦賊納順疏　勦賊納順

安插夷種正是不易

看照野人女直各種夷虜之人。俱附近遼東地方。近來相率投降者多。　朝廷推曠蕩之　恩。宥其反側之罪許以改過自新。授以官職。加以賞勞。而遼東總兵等官。逕逕定議。就於遼東自在州、并東寧等處城堡安插者。動以千數。此等之人。狼子野心。不可測度。即令彼處犯邊賊寇。未必不係野人女直。并允良哈

三衛殘寇誠恐此等安插男婦因見犯邊賊寇得志我軍失利遂起奸謀透漏消息結連內應其貽後患決非細故況近日遼東安插達人糾合謀反出城潛從賊寇者動以百十計此其明驗不可不防合無行令冠深公同宋文敎曹義等通行計議區畫將已安插夷人若何設法關防撫恤鈐束以銷意外之虞以為經久之便既不許視為泛常全不介意亦不許彰露形跡致生激變及今後來降者合無起送赴京處置或量與官賞令回原處住種何者為宜或別有長

此防祥防備之一策

策可以安內攘外防息弭奸令寇深等明白具奏星馳回奏不許因循遲延及勘議不當因而處置乖方重為邊患仍令該府通行永平山海宣府總兵等官將前項賊情用心隄備遇警相機行事緣奉 欽依兵部知道事理具題

建置五團營疏

建置團營

忠肅公却虜用京營軍其詳盡在此疏中

議得國之所恃者兵兵之所賴者將將得其人則兵無不精兵無不精則國威自振而虜寇之患自平矣臣等俱以庸劣叨膺重寄馭兵乖方既厪 聖慮令

議得各營見操官軍，已選十萬，分作五營團操，以備出戰，每二萬人爲一營。每隊五十名，一人管隊，每二隊又立領隊官一員，每千人把總官一員，每三五千人又立把總都指揮官一員。其管隊把總大小總兵官員，各量其才器高下謀勇如何而選用之，使之互（團營之法，不但汰老弱揀精壯，妙在于能分也。分之，各隊使兵將相習，則無缺伍之弊，無頂冒之弊）相統屬，兵將相識。如遇下教場操練之時，臣等出其不意，量調一隊或三隊五隊點閱，但喚把總管隊官姓名，各官自行管領本隊軍士前來，內喚出軍士一（妙處在此）二人或三五人，令管隊把總官識認是何姓名衛所。

郡將軍人懸帶牌面上原開姓名衛所年貌査驗若有不同就將管隊等官量情責罰仍比較弓箭牌刀長鎗等項武藝精熟者量爲奬勸生疎者一體懲治

此分妙

使管軍者知軍士之強弱爲兵者知將領之號令體統相繼彼此相識不致臨期錯亂難于調遣大意前項團操十萬合則爲一營分則爲五營萬一賊寇侵

營伍既分遣調更不擾

犯賊多則各營俱動賊少或分調一二營或調一萬

配則他日對敵之人即平日操練之人利害在已

或三五千隨機應敵其平日選定大小該管頭目已

安得復容虛冒乎

定則交戰之時多用則多調少用則少調止調該管

頭目則士卒自隨平日相處既久同輩之人易以相機管事之人易以使令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此之向日混同操練不辨強弱不知號令將各（混同操練臨出軍復易其將則平日以虛文塞責不肯為他時實用地矣）營之人逐漸輳合者不同庶幾可以成功取勝又賊之所恃者弓馬衝突而已賊知我火器一發之後未免再裝遲慢以此我軍放罷火器就便馳突前來今若與之對敵我軍列陣外用鹿角遮護持滿以待賊若來緊堅陣不動先以弓弩對敵神銃未發先以火藥爆竹詐之賊必謂我火藥已盡不復畏避馳馬來

攻、則我軍火銃火之飛鎗火箭弓矢齊發、若賊勢不動。又以大將軍擊之。待賊勢動。分調精銳馬軍用長鎗大刀勁弓射砍。步軍用團牌腰刀一齊衝入賊陣或刺射人馬、或砍其馬足。臣等以身率先。衝冒矢石。獎勵士卒。俾無退縮。如有退縮者。即以軍法治之。此則臣等愚見、操軍出戰分合之勢如此。仰惟 皇上德威遠布、賊必不敢侵犯京師、臣等謹當用心設法將各營已選團操。幷其餘軍馬。一體操習。整飭隊伍。申嚴號令。務使人馬強勝。武藝精熟。除團營之外。另

選次第精壯以備緩急調用以助團營軍威每日除演習弓馬武藝之外仍令馬步官軍兼習陣法及交鋒衝突安營走陣以爲戰鬭之勢使之耳目慣熟步騎輕健能知進退坐作之法免致臨敵畏怯失錯至于固守之法則今日士卒頗多京師城垣堅固又有戰車鹿角器具賊縱勢衆可以固守無虞雖臣等愚見如此但用兵之法不測如陰陽難知如鬼神貴在臨期應變難以一定而求況醜虜狡捷去來之間如飄風驟雨應敵之餘非勇無以挫其鋒非智無以破

其詐必謀勇兼濟而後可以成其功岳飛有言陣而後戰兵家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又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臣等既蒙　朝廷大恩授以重任敢不潔己愛軍以振士氣捐軀效死以報

思鎮大臣亦須以潔己爲自立之本

國恩緣係會議戰守事理具題奉　旨兵貴乎精將在謀勇卿等務要同心協力操習軍馬有事運謀或戰或守若無事則撫恤士卒養其銳氣遇警易爲調用欽此總督軍務兵部尚書于謙等爲軍務事會議得賊首也先悖逆天道屯聚虜衆近我邊疆若不預

爲設法選練設使遣將調兵軍不識將意將不識軍情不能爲用今五軍三千神機等營各有總兵掌管規矩不同倘遇調遣差撥前去并惟軍將俱不相識抑恐號令不一設事不小合無於五軍三千神機等營選揀精銳馬步官軍一十五萬內五軍營八萬神機營五萬三千營二萬分爲十營一營一萬五千用坐營都督一員五千用都指揮一員共用三員一千名用都指揮一員或指揮一員把總共用一十五員五百名又用指揮一員把總共用三十員每隊用管

隊官二員前項坐營把總等官各於營內選揀廉能驍勇之人督領操練俱聽臣等往來提督督操太監劉永成原管神機營阮讓原管三千營取自

上裁令其提督操練監鎗內臣隨同前去各營監鎗如有聲息各調官軍若干或用一營二營三營就著某總兵官及坐營都督統領前去互相策應征勦其餘官軍令的當頭目管領各於本營操練如此庶得號令歸一人易遵守內外兩得其濟臨敵必能成功緣係會議軍務守禦京師事理具題奉

旨今照總兵官

石亭見今挑選到五軍三千神機營頭撥精銳官軍六萬貟名分作三營團操內神機營精銳官軍二萬員名均派三營照舊操練外臣等原先議奏方畧內要領大將軍砲十六箇并量領火砲飛鎗手把銃以備衝敵之用俱未曾關領今照火砲之具實乃軍威亦賊人平昔所畏必須平居之時領出聽總兵等官（火器雖爲利用但演放不熟終不得其利）設法令軍士演放操習慣熟量其高低遠近緩急疾徐一旦臨敵方能不亂而有成功又況今日夜不收往獨石等處哨探回還說稱哨馬營一帶俱有達賊

駐劄其勢浩大、竊料此賊、候秋高馬肥、氣候漸凉、不
無有侵犯邊方深入為寇之意、兵家之事以先戒為
寶、防患之策、以預備為要、況神機營撥到官軍數多
砲少、周匝擺列不敷、切恐臨期難以禦敵、乞 勑工
部、合無將後項開列銃砲火器等件、照數作急于內
府關出、交與總兵等官石亨等、如法收貯、隨宜操演、
幷大將軍砲十六箇、斤重數多、人力不能背負、合用
馳載車輛、亦乞行移工部成造、具題、

急處糧運以實重邊以保盛業疏　運糧實邊

臣等看議得彊兵以足食爲本攘外以安內爲先陝西一省之民供四鎭之軍賦繁役重食少人多故每歲有收用猶不足不免於內帑取給也況前此連歲遭凶今歷時不雨夏麥失望秋糧未期軍民皇皇如在湯火彊者肆刼奪壯者流它鄉老弱者甘心死亡變在不測此可憂者一也使各邊告靖猶可多方內救也今榆林之兵旅方殷甘寧之聲息且至秋高大舉將何以支此可憂者二也使地方稍有蓄積猶可高價召致也今附邊旣搜括殆盡腹裏又侵削無遺

一旦有事。束手無措。此可憂者三也。使鄰境有收。猶可糴買就食也。今河南湖廣赤地千里。麥禾一空。雖有高價無處告糴。此可憂者四也。　國家於歲用不蓄米糧及遇不時告給。俱是發銀徒以輕齎便事也(積銀不積米緩急無可措)然亦不過買米而已。至于各邊糧草缺乏。召商報納。徒以目前易辦也。然商人所買未嘗他有以益之也亦不過買之附邊而已。一方所產止有此數。買用既多則米價不得不貴矣。附邊既盡。則腹裏不得不搜矣。財費於內帑。利歸于商人。害及于百姓。未有能濟

者也然則如之何亦在修腹裏糧運而已矣臣等惟
歐陽永叔于西夏用兵亦有此議
自古帝王都於關中百官六軍之供其勢必取之外
郡故傳稱蕭何運餉不絕糧給乞嚴限各該撫按官
急將河南運道照舊修復查照先年例將附近河南
此是大經濟
湖廣原派臨德二倉京運糧米扣該數十萬石各運
至陝州金州等處接濟應用此一時之權也若其永
久之利乞將附近河南一府陝州等處每歲夏秋折
色京邊糧米內折二十八萬石收納本色坐派陝西
將戶部原補陝西歲用不足糧銀抵補前項河南折

色之數以後再不解銀著爲定例聽從水陸之便運
至陝西渭南草店子等處立倉收貯照數放支臣等
又查得河南陝州地方年豐每米一石不下四五錢
年歉不過七八錢況河南布政司坐派前項折色每
石亦在八九錢之數改爲本色民亦樂輸再將弘農
潼關等衛班軍改爲運軍其運糧船隻亦聽該部從
長計處其河南西安府一帶遞運所仍議添設牛夫
車輛脚費以免重累俱各差部運仍於陝州建立戶
部分司查得臨德小灘各倉事例歲差主事一員監

收其餘地方俱聽撫按官行分守官督理預使糧道疏通軍儲充實或責價以助邊或抵斗以借民或屯運以給軍或移口以就食或作賑濟或准俸糧隨其所施無不如意內實而外自充本固而末自定雖有水旱蟲蝝之災夷狄盜賊之禍不至如今日之岌岌矣伏惟 聖明留意 宗社幸甚

明經世文編卷之終